

婦女與兩性學刊第十一期
頁 191—203，民 89 年 4 月
台北，台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婦女與性別研究組

超越政治學中的線性時間觀： 女性時間意識札記

石之瑜*

摘要

本文首先討論目前政治學對時間因素的忽視，並說明時間和空間對政治分析的意義，接著指出，在目前這種政治學的時間觀中，人們在看歷史的時候，容易接受斷代史觀，而且所採行的斷代方式，往往與現實政治中當權人物斷代的需要相互配合。本文根據孕婦生產、母系社會、女性化角色、職業婦女和傳宗接代這五種生活經驗，例舉了當代政治學最不熟悉的若干種時間意識，來說明政治學分析的侷限性。

關鍵字：斷代史，線性時間，空間，知識論，政治學方法，女性主義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前言

時間是政治學家所一向忽視的觀念，但所有政治現象都是時間現象，在靜止的時間中，政治行為不會發生。如果人們認為時間一去不復返，那麼其行為的表現往往就出現爭取的傾向；如果人們認為時間是循環的，那麼一個行為者就沒有必須限時完成的壓力。所以政治行為的時間意識影響到行為風格。如果政治學家在分析的時候，錯將某一種時間意識，用來對在另一種時間意識中發生的行為進行分析，則會產生誤讀。可惜政治學家普遍不察覺，目前流行的政治學中的時間意識是很具體、特定的，所以也不瞭解自己的分析是在宣揚一種特定的時間意識。

本文首先討論目前流行的政治學對時間因素的忽視，並說明時間和空間對政治分析的意義，接著指出，在目前這種政治學的時間觀中，人們在看歷史的時候，容易接受斷代史觀，而且所採行的斷代方式，往往與現實政治中當權人物斷代的需要相互配合。本文根據孕婦生產、母系社會、女性化角色、職業婦女和傳宗接代這五種生活經驗，例舉了當代政治學最不熟悉的若干種時間意識，來說明政治學分析的侷限性。

貳、政治學的時間觀念

如果說政治學裡存有一種健忘傾向，恐怕一點也不誇張(Shih, 1999)。所謂健忘，是指對行為的解釋不根據歷史的發展脈絡，而根據行為發生的環境中有何結構。但這並不是說歷史完全不重要，許多研究的確就指出，政治人物的行為經常受到他們對歷史事件的記憶所影響(Jervis, 1993)，故在政治學家眼中歷史影響政治人物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歷史反映出某一種結構或過程，政治人物在當下的行為選擇受到同樣的結構所制約，但他們不一定意識到這個結構的存在；另一種是經由歷史事件所給予政治人物的某種印象，讓他們以為好像同樣的一件事正在發生，故主動調整自己的行為去適應。如果政治學家覺得政治人物喜歡從歷史裡找教訓，他們則要求自己從跨越時空的普遍行為準則中找答案。政治學家不用看歷史，就可以感覺自己掌握了歷史事件的道理，最多，他們研究政治人物眼中的歷史，他們的健忘充滿了知識的驕傲。

政治學家對時間的健忘中，含有一種對歷史的敵意，亦即政治行為的分析，是在對歷史加以否定的前提下發生的。任何歷史特殊性的說法，都不能引起政治學家的尊重，

因為這些特殊性反映出存在著若干遲早要遭到淘汰的結構性因素，但因為某些條件尚未成熟，這些結構還不能演化成現代的行為模式基礎(Inglhart, 1997; Sjø and Mor, 1987:29)。主張歷史具有特殊性的人，似乎是沈溺在自己所研究的那一段歷史之中，因此未能察覺已經有更先進的歷史進程在別處存在，而且那些先進的結構也曾在過去某個階段，出現過類似所謂特殊性的經驗，從而否定了特殊性的說法。「階段」的概念在政治理論中非常流行，有時人們也用「時期」的概念。不論是哪一個概念，其影射所謂時期或階段的行為，都只具有暫時性，將來注定要消逝(O'Brien, 1989:11)⁽¹⁾。

政治學是研究國家行為的科學，對於尚未完全進入國家時代那些政治現象，可以等待將來他們成了正常國家再行分析，這說明了政治學家不處理民族主義的態度。政治學家的任務，是說明什麼條件的欠缺，讓那些沉溺於復興運動的國家受到進化上的阻撓，而不能進入歷史的先進時代(Weber, 1964; North, 1981; Göttner-Abendroth, 1989:117; O'Brien, 1981; Verthuy, 1981:96)。「國家」作為政治學本體論的要素，在這裡起了關鍵的知識功能，因為國家這個概念將歷史時間轉變成了地理空間。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行為，說明了國家之間政治行為模式的差異，也協助政治學家決定，哪些國家是先進的，哪些其它國家還會繼續地演化。而關於「演化」的期待，又把國家這樣一個地理概念，轉回成了時間概念。

政治學家要分流派的話，大別之就是自由主義與馬克斯主義。這兩派共通接受的史觀都是線性的。或謂馬克斯主義應當是一種辯證史觀，嚴格講，辯證史觀的一元性比線性史觀更強。根據辯證史觀，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會發展出自我否定的機制，故每一新的歷史階段都是在全盤消滅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演進中發生。馬克斯主義的歷史進程眾所周知，是從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相形之下自由主義的歷史階段不是那麼確定，不過總的方向是明確的，雖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起點，大致都認為歷史是往個人化、世俗化、理性化的終點演進。這個演進有經濟的、物質的、文化的結構為條件，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宗教改革而發生(Weiner and Huntington, 1987)。

線性史觀的個人化強化了歷史的終點意識，蓋每個個人都會死亡，並且這個人的死亡是無法彌補的，因此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在線性史觀中並不重疊。這不像是那些還處在某個歷史階段的那些國家，那兒的人尚未完全世俗化、理性化，因此仍然具備集體的時

(1) 時期在英文中是 period，有「句點」的意思。

間觀，有的還沈迷於天地之間，有的則繼續在傳宗接代，更有的奉獻給萬能的民族母體或真理上帝，故他們的史觀中沒有終點意識。

於是乎，政治學家相信，在已經進化的社會中，人們都要面臨時間的壓力，蓋隨著生命的成長，人們都會感受到時間愈來愈少的恐慌。時間的稀有化使得人生必須有計畫，目標更具體，也就是擁有愈來愈多，或愈來愈明確地屬於自己個人化的成就。如何在理論上處理政治人物有意無意所體會到的各種死亡界線，⁽²⁾其實等於是幫政治學家處理自己面臨的死亡界線。在這裡，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死亡留給前人，在擯棄前人歷史的行動中，或改造鄰國封建歷史的行動中，政治學家重新參與歷史進程，並得以獲得生命意義的永恆性（參考 Madsen, 1995）。

參、歷史斷代的政治意義

政治學的繼續昇華，如果不能靠預測出或記錄到更先進的歷史階段，則只能靠揭示後進的歷史國家必由之路徑，或靠更細膩抽象地將自己國人在歷史終點的政治行為理性整理出來。在研究後進國家的時候，於是出現了一種要做歷史分期的傾向。這種分期與其說是分期，不若說是斷代，以提供清晰明確的歷史發展進程。斷代史式的分析方法，並不保證研究的對象國家一定線性地往歐美這個歷史終點前進，但這其間的曲折就是政治學家必須面對的挑戰，即如何能在現代化的大歷史線性中，既說明了其他國家的曲折，又不會斷傷到線性史觀。其中最常見的概念，就是所謂「轉型期」，⁽³⁾或「陣痛期」。陣痛的概念意謂著新生命即將來到，陣痛固然似乎不可避免，但陣痛本身的意義為何卻可以不去討論，因為那是一個被視為早晚要度過的時段，甚至是在大歷史之中沒有意義的時段，它出現的唯一意義，就是等著時間拋棄它。

所以，即使斷代史未必有助於保證呈現現代化的方向，起碼面對著還在講歷史特殊性的分析家或政治人物時，能把他們放在一個本體論上終將消失的定位裡，亦即是從歷史的反面來確定線性的大方向。政治學家的斷代鮮少根據細膩的史料，較多是依據重大的政治事件，則歷史分析所蒐羅的豐富資料中，一定可以斷章取義出有助於政治學家斷

(2) 所謂死亡界線的意義，就是時間截止之日。

(3) 比如在蘇聯與東歐集團瓦解之後，發展方向變得不明確，就以轉型的概念理解之，原本的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改變成為 *Journal of Post-Communism and Transition Studies*。

代的某種系統。不過政治學家斷代時講的每個階段的歷史特殊性，最後仍是要用來表達普遍性歷史進程用的。

多數的斷代靠的是大的政治事件，像政變、革命、戰爭之類。歷史一經斷代，在政治上就要把過去的都說成是過去的。原本混雜無序的現象之間，突然因為屬於同一時期就都有了聯繫，他們在結構上被看成為相互支援的力量，都在抗拒著新時代的降臨。斷代政治可以將無關的人變成共謀，他們不一定在政治活動上真的曾結成同盟，而是在支持舊時代體制，宣揚舊時代精神上，被指起過共同的作用。所有改革政策的推動者都必須這樣看過去，因為改革是一種求新求變的象徵，如果沒有與改革相對的舊勢力或對象，改革就成了沒有意義的概念。⁽⁴⁾改革之前和之後，很快地就被說成是兩個相反的體系，各自有內在一致的行為過程與價值。這類斷代政治對政治學家的研究，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斷代史是一種在知識論上創造再生力量的機制，對於已經達到歷史先進階段的國家而言，再生已經不可能，人們只有死亡界線逼近的壓力，而再生的不可得，使人們必須追求抽象而永恆的生命。但後進國家的再生不僅可能，而且必然，參與後進國家的再生過程，對政治學家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緣，而且急切之情可能猶勝於當地的政治人物 (Sharpe, 1995)。⁽⁵⁾假如當地政治人物真的處在後進的歷史狀態之中，則他們的時間壓力感恐怕沒有政治觀察家說得那麼強烈，而且他們的時間過程與人民的時間進程，也未必是分開的或個人化的。果真如此，政治學家在線性時間觀中對他們的分析，就等於在給他們上學習線性時間的課程，故變成一種實際參政的介入行為。

一旦斷代史成為政治學家與若干史學家的分析方法之後，斷代慢慢成為一種研究習慣。這種習慣未必用來每次證明當地國正在現代化，但多可以用來維繫一種歷史線性地、動態地前進的氣氛。加上今天全球化的潮流四處流通，斷代的需要相互強化，很快就可以形成一種有共同認知習慣的社群，從論述上、從認知上迅速地將政治人物歸類，對當地政治上的弱勢形成武斷而侮辱的定位。結果，不是反西方的被描繪為反西方，或不是親西方的被說成親西方。斷代史觀沒有太多的敏感度，故無法對於政治人物所知覺到的彼此異同從實分類。那些號稱改革甚或革命的人，迅速把他們自己與所謂舊時代之

(4) 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就是這個道理 (Dittmer, 1957)。

(5) 如 Edward Friedman 用情之切，大呼要摧毀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容許中國分裂，民主才有希望。

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忘得一乾二淨。

肆、女性時間意識例舉

反映政治學健忘性的線性史觀和斷代史方法是有問題的。任何人都知道，歷史是延續的，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可以改變人們的自我觀念，不過不會全面改變一個人。事實上，即使沒有所謂重大事件的發生，人們一樣仍會隨時間改變想法與行為，改變之後的想法也不是不能回復。斷代史方法則是強迫人們去相信，歷史的方向是辯證的，不復返的，或可以斷裂的，故自我觀念與行為的轉變是瞬間的，全面的，也必然是有意識的。因此斷代史方法對人們行為的預期，同時又反映出個人化的線性史觀，蓋有意識的行為當然是經過選擇的，有目的，故是有理性的。換言之，斷代史方法所假設的行為者，其實是根據研究者自己的形象所揣摩的，這個形象帶有理想性，是政治學家自我投射成的，不是歷史本身的反映，而是自由主義的主張。

歷史的延續性固然不容否認，但以什麼樣的方式延續，卻又難以一概而論。人們對歷史記憶的方式，隨著生活情境、體驗之不同而不同，這些不同的方式只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歷史記憶和時間意識不必是個人化的，而且經常是分享的。相對於線性時間觀的想像，存在各式各樣其他的形狀或型態來描述時間，必須對這些其他可能性加以舉例和討論，方能凸顯出政治學家自己也許並未注意到所採用的線性史觀。這些例子並不一定是與政治相關的，但卻能說明時間這個概念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受到心情感覺的影響。這些不用時鐘來機械計算的時間，所得出的政治分析也就自具特色，它們不會急於為政治行為認定方向，而且願意讓行為者自己表現出其所處的時間，是哪一種時間。

比如「陣痛」，就不是一個線性時間。臨盆婦女在分娩時的陣痛，不能用時間精確規定，每個婦女都有自己不同的經驗，而且這個經驗是與胎兒共享的。陣痛的時間差距通常是由較大間隔到較為密集，陣痛的終點不是死亡界線，也不會讓陣痛的經驗從此排除於未來的生活記憶之外。故婦女在生育過程中的陣痛，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時間體驗，這種時間體驗在臨盆之後會留下什麼人生態度，值得深入研究。⁽⁶⁾但在現代醫院大量接生的系統中，陣痛則成為接生人員在胎兒出生之前最大的挑戰，婦產科的重點之一，就是如何協助孕婦度過陣痛。婦產科的前提顯然是，陣痛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孕婦能

(6) 換言之，時間不但是社會建構的，也是生理的、原初的 (Rich, 1976)。

自陣痛中疏離出來，則生育就不是那麼痛苦的過程。其實，接生員本身是採取了線性的史觀，將陣痛看成是一個要加以否定的過程，對於陣痛中所表現的非線性時間意識，加以圍堵消滅。陣痛在一定時間不足或超過時，接生員都人工介入，比如進行催生(Shaw, 1974; Kahn, 1989:20-36)。胎兒出生後，立刻被送到母親懷中，好像母子是第一次團聚，事實則是，出生的剎那，是母子第一次分離(Fox, 1989:123-125)。團聚的儀式所影射的，是胎兒與陣痛是不相關的。

如果「陣痛」本身的时间觀受到重視，則可以將陣痛的經驗，看成是胎兒生命延續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是母親必須經驗的胎兒成長階段，則陣痛節奏的變化值得再三回憶，因為這個節奏提醒了政治學家由外力界定的時間壓力，是接生員的時間壓力，不是母親的時間壓力，而接生員認為陣痛是不值得母親回憶的歷史階段，不代表母親不應當或不喜歡回憶陣痛的經驗。這種回憶，使得胎兒的出生不是對母親的斷裂，而是一種有特殊節奏的生命銜接方式。

又比如，遠古「母系社會」的時間，是以月亮繞地球的週期為單位的(Briffault, 1969)，遠古社會記載了許多以星辰相對位置為時間判準的方式，這些星辰在夜空中週而復始，但既不是單調的重覆，又非迭次轉回原點，故是一種「渦旋式」的時間意識(Göttner-Abendroth, 1989:112)。渦旋式時間意識與陣痛時間意識性質的類似程度，超過與線性時間的類似程度，因為前兩者都可以說是自然的時間意識。另一種可以當自然時間例子的，是產後的「哺乳」。母親奶水的出現從不會按照醫生建議的餵食時間，而是有自己的節奏(Olson, 1961:9-21)。母親可以按照這個奶水的節奏餵食，但通常現代母親接受醫生的線性時間表作息，故嬰兒餓的時候，或有奶水的時候反而不一定餵食。自然的時間意識不依賴文字的登錄記載，而依賴節奏的自我來去。沒有文字記載的時期，也就是母系社會時期，在歷史學家筆下，稱之為史前時期，或說是父系前時期，即非線性史觀的歷史，不算歷史(French, 1985:43-112)！

斷代史方法不容許節奏的自我來去，蓋「渦旋」的時間意識中帶有太強的循環性，則除惡不盡的前朝歷史特殊性，將繼續殘留在這一個歷史階段中。但循環或渦旋式時間意識，容許政治學家看到，不但歷史不是斷裂的，甚至前朝行為模式也不必然是漸漸消逝的。相對的，某些行為模式的再現可能是節奏式的，而且這個節奏和外在觀察到的斷代史進程，是一個整體的不同部份，而不是相互取代的關係，因此斷代史所謂的先進階段，可能從來不是一個分得開的、獨立的新階段。同時，既然時間可以是渦旋式的，就不存在什麼和時間賽跑的問題(O'Brien, 1981:15)，因為此地沒有一個時間的終點，則也

不會強迫被時間意識個人化的政治人物，非要在到終點之前切斷過去不可。

個人化時間觀中所假設的內在一致性，並不存在於所有社會角色中。在女性化的角色中，人們有一種隨時必須支援的任務。當配偶需要情感呵護，或子女需要生、養育照應的時候，母親必須隨時在場。這樣的生活經驗不容許妥為規畫的線性目標，則所體會到的時間意識，不可能是線性的。至於對配偶或子女的目標做出貢獻，其本身也是多方面的，不能事先預期的、臨時性極強的應召方式。在像這樣多方面輻射的時間意識裡 (Meissner, 1977:173; Jurczyk, 1998:283-308)，一個女性化角色中的人所遭遇的問題，不是還剩多少時間完成目標，而是有誰現在需要我的時間，故時間觀念中不是用不夠的賽跑意識，蓋不會因為時間用掉了，就損失自我的事業。相反的，時間用掉的愈多，則在這女性化角色上所獲得的成就愈多。在輻射的時間意識裡，因此具有高度的集體性，隱藏在男性化配偶的線性時間觀之後，而線性時間觀賴之才得以存在。

斷代史分析法必然忽略了「輻射」的時間意識，故不能看到有人對前、後兩期歷史的行為模式，都採取配合態度的可能，那是因為行為者本身沒有具體的線性目標，接受了女性化的社會角色，擔任隨時支援的任務。當現代改革者對前任做出斷代的摒棄時，固然受到很多支持，但卻完全不能保證，當前期遭摒棄的價值或目標再現時，人們不會一樣熱烈的支持。儘管不同歷史階段的價值在表面上不同，但輻射時間意識裡的人不是價值取向的，而是關係取向的，即令全新價值的出現與實踐，也未必改造人們既有的時間意識，頂多只是使之成為隱性時間，找尋下一次機緣來支持「舊」價值，則斷代史分析對他們的有效性，就值得懷疑了。

復比如，女性化的角色上可能發生內在衝突，造成對各種社會關係互動的制約，從而必須在不同情境下應用相互衝突的規範，甚至表現出迥然不同的心情。這個現象可以說是時間的零碎化。「零碎化」和「輻射化」是不同的時間意識，因為零碎化沒有必然要支援的動機，有時是接受動員被動地轉換時間意識。在今天，零碎化的時間意識含有線性時間觀在內，致使某些特定情境出現時，個人化的線性時間觀也會出現，這種現象常見於職業婦女，尤其是自由業的專門知識女性，在工作場合融入線性時間觀，表現出計畫、理性的目標導向行為，但在公司人事、子女教養、孝順父母等方面，又有不同的規範在運用。在特殊情況裡，當事人的情境可能錯亂 (Shaw, 1998:383-396)，在一個領域裡的心情轉變，常會影響到其他情境下的心情轉變，使得原本沒有時間壓力的情境，也出現時間壓力。對於講求內在一致的線性史觀行為者而言，零碎化的時間意識造成旁觀者的恐慌，使人無所適從，這尤其是在情境錯亂時更是如此，故也使得零碎化機會高的

職業婦女，在職場晉身的機會減少。

最後，是一種「傳宗接代」的時間觀，這種時間觀是集體的，綿延不絕的，不會出現個人化線性史觀的那種時間壓力，因為這個時間意識裡沒有終點。傳宗接代的想法點出了，生命延續的機制未必在於將個人生命與抽象的價值聯繫起來，而可以經由下一代來延長(Sjöo and Mor, 1987:100; Boleu, 1984)。故死亡只是個人化的經歷，不影響個人所屬集體的存在，因此生命可以代代相傳，集體的生活也不必因個人而中斷，則個人短暫的生命成就了集體的共同生命。或引維根斯坦的繩子為例，謂繩子是由千萬條細絨組成，每條都捆在一起，沒有一條細絨是夠長的，也不知道每條細絨在繩子的何方起，何方止，也就是每條細絨之間的關係說不準(Sjöo and Mor, 1987:101)。不過每條細絨都對此繩有所貢獻。絨絨相扣猶如代代相傳，至於哪一代、什麼姓氏之類的問題，根本無法回答。

政治學家一般不曾想過，時間是一個主觀現象，而且時間和空間是相互定義的，所以一但時間成了間隔相等的機械化計算過程後，空間作為一個主觀的現象，也跟著受到忽視。政治學家的空間如前所述，就是國家，國家由領土疆域所構成，在幾何學的概念裡，只有大小的不同，至於空間之內的每一個點，在意義上都是同質的(Koyré, 1957)。可是事實上，空間之中的每一個點對於行為者的意義必然是不同的(Stein, 1987)。行為者與特定國家領土之間具備了情感上的聯繫，這個聯繫是經由特定的時間意識培養的。所以，當行為者視自己與作為領土疆域的特定空間之間，有連續的互動過程，則會把自己與所屬國家也放進同一脈絡的歷史時間之中，缺少了這一類的歷史脈絡，國家對國民的意義就不再特殊。

值得強調的是，由於每個人所屬的歷史脈絡，因為每個人自己的時間意識不全然相同，而產生了在主觀情感上不同的意義，這個歷史脈絡既然定義著行為者與空間的關係，那麼即使是同一塊空間疆域中的同一點，所帶來的情感衝擊也將因人們所處的時間脈絡而異。政治學家在研究中，誤以為一旦選定所要研究的空間對象，就可以進行普遍性的行為研究或推論，基本上是忽視了時間意識的紛雜與主觀面向。在線性史觀主導下的特定國家研究，不可避免地就掉進了一元化的現代化途徑，與證成此現代化途徑的斷代史方法。必須能夠轉換自己的時間意識，政治學家才有機會看到對歷史事件不同的組合方式，但這就要求政治學家承認，自己所處的時空位置，不是什麼已屆永恆的歷史終點。

伍、結語

看似很具體的分析總是難免隱藏了許多前提，本文所檢視的前提，是關乎時間意識的。由於時間意識決定了政治學家在選擇課題與研究角度時，要如何具體的著手，對這個時間意識的忽略，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一項政治分析。當代政治學所流行的時間意識，主要是線性的時間觀，另外做補充的是辯證的時間觀，並根據線性時間觀當中各國的位置，來決定國家疆域的意義。這種時間與空間的相互定義，把時間放在領土疆域裡，把空間的組成點看成是同質的，很自然的就會將歐美的社會放在歷史先進地位，然後分析其他地區有什麼樣的條件前進，再看彼等能不能也進入歷史的較高階段。由於相信歷史進程有目標，線性史觀可以說是一種具有健忘症的政治學，只重視制約行為的結構，而不重視歷史事件的特殊性，或事件發生的過程所留下的時間意識，對於概念中較落後的歷史現象，採取一種等待過渡的忽視態度。

從不同的生活經驗中整理出的時間意識，絕大部份不必是線性的，本文例舉了五種這樣的時間意識：陣痛的、輻射的、渦旋的、零碎的、集體的，以便說明時間具有主觀性，受到情感因素的影響。從這些時間意識，可以再進一步分析斷代史觀的武斷性，即反映了政治人物對前任的否定，使得斷代前和斷代後看起來截然兩分。斷代的便宜作法除了誤導對歷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還會再度鞏固了線性的時間意識。今後假如能換成上述五種時間意識來研究政治現象，必然能有助於全面的體認自己研究的對象。

參考文獻

- Boleu, Jean Shinoda (1984) *Goddesses in every woman: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 Briffault, Robert (1969) *The mothers*. New York: n.p., reprint.
- Dittmer, Lowell (1957)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orman F. J. (1989) Feminizing time : An introduction, in F. J. Forman (Ed.),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Fox, Meg (1989) Unreliable allie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ime in childbirth, in F. J. Forman (Ed.),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French, Marilyn (1985) *Beyond power : On women , men and morals*. New York: Summit Books.
- Friedman, Edward (1995)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 Göttner-Abendroth, Heide (1989) *Urania-time and space of the stars: The matriarchal cosmos through the lens of modern physics (trans.)*, lise weil in F. J. Forman (Ed.)
-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93) *The Drunkard's Search*, in S. Iyengar and W.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Jurczyk, Karin (1998) *Time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nflicting demands*. *Time and Society* 7, 2: 283-308.
- Kahn, Robbige Pfeufer (1989) *Women and time in childbirth and during lactation*, in F. J. Forman (Ed.),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Koyré, Alexander (1957)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dsen, Richard (1995)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issner, Martin (1977)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equality: Labor and leisure*, in Marylee Stephenson (Ed.), *Women in Canada*. Ontario: General Publishing Co..
- North, Douglas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O'Brien, Mary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O'Brien, Mary (1989) *Periods*, in F. J. Forman (Eds.),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Olson, Tillie (1961) *I stand there ironing*, in T. Olson, *Tell me a riddle*. New York: Bell Publishing Co., Inc..
- Rich, Adrienne (1976) *Of women born :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Shaw, Jenny (1998) Feeling a list coming on: Gender and the peace of life, *Time and Society* 7, 2 : 383-396.
- Shaw, Nancy Stoller (1974) *Forced labor : Maternity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nc.
- Shih, Chih-yu (Spring 1999) Modeling nationalism: A remedy to epistemological amnesia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 3.
- Sjöo, Monica and Mor, Barbar (1987) *The great cosmic mother : Rediscovering the religions of the earth* .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 Stein, Howard F. (1987) *Developmental time, cultural spac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Verthuy, Maïr (1989) Hēlēne parmelin and the question of time, in F. J. Forman (Ed.),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Weber, Max (1964) , *The religion of China* (trans.), H. H. Gerth New York: Free Press.
- Weiner, Myron and Huntington, Samuel (Eds.) (1987)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本

— 抄 —
日期 姓名

Transcending Linearity in Political Science: A Note on Feminine Temporality

Chih-Yu Shih^{*}

Abstract

This paper criticizes political science for its rigid, though implicit, subscription to linear temporality when analyzing political events. After listing five possible alternative temporal concepts from women's life experiences, the paper questions the customary periodization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Key words: Periodization, Linear temporality, Space, Epistemolog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Feminism

^{*} Professor,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